賓萌集

說篇　　賓萌集二　　德清俞樾

治說上

治天下者先辨所求而已矣獵者得獸漁者得魚其所得者皆其所求也治天下者豈異是歟求王而王求霸而霸所求在是所得在是故所求不可不審也蓋嘗論之古之治天下者求其無亂天下既已安矣既已治矣以爲未也懼其猶可以危猶可以亂焉日夜求而去之有一之存則皇皇焉以爲大憂後之治天下者求其無事異日之天下治歟亂歟安歟危歟吾不得而知焉飢饉之未臻盜賊之未作諸侯之未叛夷狄之未侵及吾

之世猶可以無事則已矣古之治天下者若農夫之治田有害吾田者則務去之而後即安後之治天下者若其在逆旅之中苟不至乎覆壓斯已矣雖塵囂湫隘而亦安之嗚呼此非古今治亂之故歟天下何時可以云無亂天下何時不可以云無事故治天下而惟無事之求其不至乎亂者未之有也若詩書至公劉太王之詩而歎其於流離遷徙之餘有子孫萬世之慮也公劉之詩曰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太王之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

作廟翼翼又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且夫詩人之詞固但言其略而使人推之以知其詳也故其歌文王也不言其它而靈臺靈沼之作則侈言之其歌宣王也不言其它而斯干者其考室之詩也無羊者其考牧之詩也車攻吉日者皆其田獵之詩也豈詩人之意舍其大而言其小者哉將使人以此而推之也公劉太王之事見於詩者寡矣然卽其詩觀之其規制之宏遠經理之微密如此則其施之於政事者可得而見也夫公劉太王豈遂知其子孫之將王而爲之規造百度以成一代之制歟要在乎

不可亂也周由方百里起而有天下成康之世刑錯而不用可謂極盛矣而昭王南征遂有膠舟之難是亦天下一大變也爲周嗣王者發師以逆昭王之喪而問其罪雖罪無所歸然所在之國六師移之豈不足以張王室而儆諸侯之心哉周之君臣蓋置不問天下遂有以窺周之不足忌故雖以穆天子之彊而徐且南面稱王宣王發憤中興而王師之敗於戎狄者屢矣平王東遷周益不競然其始王命猶行於諸侯也繻葛一戰王汰師熸周竟不復以一矢加鄭於是天下愈不忌周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霸者興而周遂衰矣嗚呼豈商之亡也

吾無怪焉桀紂之無道固有以取之也周之子孫其豈有如桀紂之無道者歟不過因循苟且以無事為安日復一日天下之權因而去之而不自知也然則有天下而惟求其無事信不可也今夫漢之文帝宋之仁宗豈非三代下所謂賢君哉當文帝時諸侯彊盛賈誼固嘗以為言而文帝不能用至景帝之世鼂錯謀削七國竟發大難而漢幾亡宋仁宗時吏治因循百事廢弛文彥博嘗以琴瑟不調必更張之為言而仁宗不能用至神宗之世王安石為相改易法度天下騷然卒以亡宋夫使文帝能用賈誼之謀則鼂錯之策不行仁宗能用文

彥博之言則王安石之說不作是故二君之治天下亦惟求其無事而已夫以漢文帝宋仁宗之賢而惟無事之求此後世之天下所以多亂而少治也澶淵之役寇準欲使契丹稱臣若少持之議且定矣而仁宗厭兵不能盡用其謀遽許之和而還由是契丹益驕終爲子孫之患其後高宗南渡偏安於杭韓岳之流皆中興名將而高宗晏然無恢復之志及至孝宗雖欲有爲而舊臣宿將皆盡所恃惟一張浚苻離一敗不可復振俯首而就和議乃歎高宗時可以有爲而不爲是可惜也且夫人主上承祖宗之重下爲萬世之計而曰吾姑求其無

事如何可哉易曰其亡其亡求無亂者歟書曰今日樂求無事者歟君故曰治天下先審所求若治天下而惟無事之求其不至乎亂者未之有也

治說下

天下之物同類者相濟也異類者相制也物之白者投之黑則黑矣物之黑者投之白而白矣若白雪之白與白玉之白白玉之白與白羽之白則安能以相變故天下之物未有同類而相制者也今夫醫之用藥必察其品之孰為溫孰為涼又察人之疾之孰為熱孰為寒有熱疾者投之以涼有寒疾者投之以溫故隨其所用而

無弗效焉若熱而益之熱寒而益之寒其不至於殺人者幾希是故良醫不反其性不足以治疾聖人不反其道不足以制人昔項羽既破秦兵於鉅鹿遂鼓行而西入關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分建諸侯王而王漢高帝於漢中當是時羽挾百戰百勝之鋒諸侯相顧莫敢枝梧高帝雖有良平之善謀韓彭之善戰不能與之爭於是逡巡引去俛首而入漢中燒絕棧道示天下不復出然而數年之間天下卒歸於漢蓋高帝之能勝項羽者以柔制剛也及漢之衰三國並立諸葛亮以王佐之才善用其民既定南蠻之地整師而出北伐中原其勢不

可當然以轉禍之艱利在鋌戰司馬宣王知之與之相持而不與之決戰受其巾幗之辱而亦安之人謂司馬懿畏蜀如虎而亮固已坐困矣蓋司馬宣王所以能勝諸葛亮者以鈍制利也夫剛與利天下至美之名也柔與鈍天下至不美之名也使漢高帝司馬宣王恥其名之不美而欲以已之剛勝人之剛以已之利勝人之利則終歸於敗而已故夫名無論美惡取足以相制而止柔與剛反則柔雖不美之名而制剛者必柔也鈍與利反則鈍雖不美之名而制利者必鈍也吾故曰凡異類者相制也方今天下所與吾爲難者詐歟其人無多也

其地至遠也以大小之形言之我大而彼小也以主客之勢言之我主而彼客也徒以其人必計之巧技術之工遂足抗衡乎中國而與我爲難于是吾士大夫相與謀曰吾苟得亦如其人必計之巧技術之工乎日夜思所以及之甚者奉其人以爲師嗟乎彼以巧勝我而我亦欲以巧勝彼則非吾向者之說矣況學人之巧以求勝人之巧歟秦青天下之善謳者也有從之學謳者三年自以爲盡其妙矣將辭而歸秦青曰子今將歸吾爲子謳于是抗聲而謳聲振林木學謳者大慚終身不言歸甘蠅古之善射者也有從之學射者三年自以爲天

下莫己若矣乃謀殺甘蠅引弓而射之甘蠅張口而承之嚙曰子從我三年未教子嚙鏃也學射者大驚擲弓矢而謝之是故學於人者求有能盡其人之技者也而挫以勝其人乎羿之盡其技以授逢蒙也不知其將殺已也今明告之曰吾將以爾為羿而求其盡術以予我必不可得之數也是故學人以求勝人大惑之道也然則勝之將奈何曰吾固言之矣兩剛不能以相制制剛者柔也兩利不能以相制制利者鈍也然則兩巧不能以相制制巧者拙也今使朝廷之上屏棄繁文刪除縟飾凡鋪張粉飾以為耳目之觀者悉置不用能不急之

官廢無實之事賞必副其功罰必當其罪內與外不相
遁上與下不相蒙然後封疆之吏誠於察吏安民而不
文飾於章奏郡縣之官誠於興利除害而不委諉於簿
書將帥之臣誠於殺敵致果而不以冒濫為功學校之
師誠於敦品勵行而不以速化為教然後士信而民敦
工樸而商愨然後田野闢而衣食足廉恥重而禮讓行
若是者皆拙之效也彼挾其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以眩
吾之耳目而吾不為之動則彼固索然而返矣即或決
命于疆場彼之利器足以傷我者不過數百人耳數十
人耳吾賞罰信必號令嚴明千百為輩如牆而進彼奈

我何故曰惟拙可以制巧以大拙制大巧必勝之術也苟鄙世之士大夫但求其可以相制而無恥乎名之不尊以蔽中國而撫四夷其諸猶運之掌歟

性說上

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人之性惡夫性之善惡孔子所不言則二子之說未有以決其是非也然而吾之論性不從孟而從荀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烏乎孩提之童豈誠知愛其親歟其母乳之其父燠休之故赤子之愛其親者私其所昵也順是以至於長大於是有同異之見於是有憎愛

之私而獄訟由此興兵戎由此起適足以明性之不善而已矣安見其爲善哉今使鄰之人與之糗餌其兄敓而返之則且瞋目而視其兄然則孟子之說非也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嗚呼使天下之人而皆聖人賢人卽其不肖者亦不失爲君子而爲不善者千百之一也則孟子之言信也今天下之人爲善者少而爲不善者多何其性之善變乎夫水之搏而過顙也激而復其故矣水之激而在山也不崇朝而復其故矣其

性不如是而彊之如是固未有能久者也人之為不善者將終身焉然則孟子之說非也且人之有善惡猶人之有壽夭也人之壽至七十者稀矣八十九十者或僅有之至百年者往往而絕焉故一邑之中有百年者則且以為異矣夫所謂聖人賢人者或數百年或數十年而始一人焉一邑之人之衆而百年者一人固已謂之異千百年之人之衆而聖人賢人者一人豈得謂之同乎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嗚呼何其言之易也若夫人皆可以為堯舜則有之矣今夫吾壽固不可得而知也然而善養生者慎寒暑節飲食損嗜欲亦自足以卻病

而益壽是故百年可以養而至也堯舜可以學而至也此非直孟子言之雖荀子亦言之故曰涂之人可以爲禹然而荀子取必於學者也孟子取必於性者也從孟子之說將使天下恃性而廢學而釋氏之教得行其閒矣書曰節性惟日其邁記曰率性之爲道孟子之說其率性者歟荀子之說其節性者歟夫有君師之責者使人知率性不如使人知節性也故吾之論性不從孟而從荀

性說下

荀子曰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

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人之治而禮義之化也嗚呼其言甚之矣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者作懼其人之禽焉獸焉於是教之使知有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尊卑上下長幼之分而民始皆茫然無所措手足於是制之為禮若曰能如吾禮是矣而民又不能皆然於是制之為刑夫使人之性而固善也者聖人何為屑屑焉若是哉乃曰聖人之教人以人性之本善也若人性不善則教無所施今將執禽獸而使知有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尊卑上下長幼

之分得乎哉吾則曰此非性之異也才之異也禽獸無人之才故不能爲善而亦不能大爲惡人則不然其耳之聰目之明手足之便利心思之巧變可以無所不爲故能役萬物而爲之君配天地而參焉若是者皆其才爲之也故方其未有聖人也天下之人率其性之不善而又佐之以才蓋其爲惡有什伯於禽獸者矣聖人曰是能爲惡亦將能爲善非如禽獸之冥頑不靈無所施吾教也於是以其所能教人之不能以其所知教人之不知而人之才果足以及之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荀子曰涂之人可以爲禹夫其所以可者才也非性

也且夫人有人之聖物亦有物之聖記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然則鳳皇麒麟神龜蛟龍之數者亦物之聖者也人之聖者能以其所能教人之不能以其所知教人之不知而物之聖者不能焉此非其性之不足而其才之不足也是故性也者人與物所同也才也者人與物所異也吾之論性不從孟而從荀然性既惡矣人且曰吾禽獸耳何善之能爲故吾屈性而申才使人知性之不足

恃然故不學者懼矣使人知性不足恃而才足恃然故
學者勸矣

封建郡縣說

自秦廢封建以郡縣治之遂為萬世不易之法論者以
為如冬裘夏葛之各適其時耳吾謂封建必以郡縣之
法行之郡縣必以封建之法輔之兩者並用然後無弊
古者天子畿內其地千里千里之中有六鄉六遂之制
即郡縣之法也其外以八州之地為一千六百八十國
五國則有長十國則有帥三十國則有正二百一十國
則有伯凡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

長分而屬於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此其大小相制內外相維亦即郡縣之法也自齊桓晉文興而諸侯以力相勝其地大其國彊則遂爲之長天下之諸侯聚而聽命乎盟主而屬長連帥之制蕩然無存自此天下之勢散而無紀至秦而同歸於盡吾故曰封建必以郡縣之法行之然後無弊雖然郡縣之世亦豈可以無封建乎故世以能侯置守爲始皇罪夫罷侯置守未失也其失在乎專用郡縣而不復存封建之制方秦初并天下李斯言置諸侯不便丞相綰等言燕齊地遠宜置王而始皇曰廷尉議是夫使始皇取綰與斯之議而兼用之內

地置守尉監而遠地置王則夫陳勝者安能起隴畝之中而亂天下哉且亦何畏乎匈奴而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也哉是故郡縣亦必以封建之法輔之而後無弊也嗚呼宋之已事可以觀矣宋太祖既有天下以為中國之患莫大乎藩鎮於是罷節度使而以文臣領郡為彊幹弱枝之計然而河東之折氏靈武之李氏則猶許其世襲如故也其後議者以世襲不便移李氏於陝內而靈武之失不旋踵矣然則內地郡縣而邊地封建固有天下者之長計也世之論者自唐以前皆是封建而非郡縣自唐以後皆右郡縣而左封建皆一偏之見而

已矣

公私說

古之聖人先公乎先私乎曰先私也夫古之人有曰公而忘私者矣今謂聖人先私而後公豈有說乎曰吾以聖人之制字知之矣夫厶者古之公私字也韓非子曰倉頡作字自營爲厶背厶爲公然則古者固先有厶字而後有公字矣夫自後世言之則公者美名而私者惡褒不正之號也若夫聖人制字之意或者其不然乎夫自者對人而言之者也自爲營而以安其身所謂自營爲厶也於是推以及人使人人得以自營是卽公矣以

其爲人謀而非自爲謀故曰背厶爲公然則公者生于私者也先私後公固其理也中庸曰誠者所以成己也所以成物也先成己而後成物此卽先私後公之旨也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先九族而後及於萬邦黎民此卽先私後公之旨也古人之辭言公必及私其在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聘禮有公幣又有私幣私固聖人之所不禁也至僞古文尙書乃有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之說非古訓矣夫無私則公於何有使天下之人而盡滅其私則人之類滅

久矣禮運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此非聖人之言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則聖人之言也是故推私以及公者聖人也有私無公則爲楊子之爲我有公無私則爲墨子之兼愛兼愛非聖人也爲我亦非聖人也然而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是爲我猶近於儒也後之君子援以公滅私之說而欲示天下以無私不知其適爲墨氏之徒矣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以墨者爲二本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則先私後公可知矣昔周公立七十一國而姬姓者五十有三天下不

以周公爲非非者聖人固先私而後公也先私而後公非聖人之德之不廣也理固然也一家安而後一國安一國安而後天下安也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春秋之說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孰非先私而後公也哉嗚呼吾斯言也自漢以來儒者未有及此者也其爲世所詬病必矣然而後之君子得吾說而深思之其諸可以治天下歟

禮理說

禮出於理乎理出於禮乎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是禮固出於理也然而聖人治天下則以禮而不

以理以禮不以理無弊之道也且如君臣無獄父子無獄若是者何也禮所不得爭也禮所不得爭故以無獄絕之也使不以禮而以理則固有是非曲直在矣君臣父子而論是非曲直大亂之道也是故聖人治天下以禮不得已而以理何也天下之人而皆從吾禮則固善矣不幸而有不合乎禮且大悖乎禮者不得不以理曉之此古治獄之官所以名之曰理也禮者治之於未訟之先理者治之於既訟之後也然而遇君臣父子之獄則仍不言理而言禮舍禮而言理是使天下多訟也且禮者天下無一人不可以遵行而理則能明之者鮮矣

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此在聖人則可耳使胥天下之人而使之斟酌乎理以定從違則必有得而有失矣幸而從純之儉可也不幸而從拜下之泰將奈何固不如一概繩之以禮爲無弊也夫天理之說已見於樂記非宋儒刱爲之然聖人治天下以禮不以理理也者不得已而用之於治獄合禮言理是治獄也治天下非治獄也以治獄者治天下而人倫之變滋矣今夫婦人從一而終周公著其文于易理固如此也及其制禮也則有同母異父昆弟之服是又許之再嫁矣然後知聖人之于人繩之以禮不繩之以理也故中材以

下皆可勉而及也後之君子以理繩人則天下無全人
矣嗚呼是司空城旦書也

周書明醜說

吾讀周書度訓篇曰罰多則困賞多則乏乏困無醜教
乃不立是故明王明醜以長子孫度訓篇曰夫民生而
醜不明無以明之能無醜乎若有醜而競行不醜則度
至于極又曰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禍有福人有醜
有紼絻有斧鉞以人之醜當天之命以紼絻當天之福
以斧鉞當天之禍常訓篇曰明王自血氣耳目之習以
明之醜醜明乃樂義樂義乃至上此三篇者皆文王之

書而其書皆言醜且與紼絻斧鉞並列而為三嗚呼古之聖人所為移風易俗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其莫大於醜乎蓋聞上古之時無所謂五刑也畫衣冠異章服以醜之而已矣故曰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韠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夫如此者其於人非有毫髮之損也然而人之受之者不啻刀鋸之在其身是何也曰醜也至於後世刑不可得而廢矣然而人之耳目形色猶古也其血氣心知亦猶古也亦安在不可以醜之哉是故聖人之立教也曰不用君教者不與之齒夫不與之齒亦於其人無毫髮之損也

然而是人也行乎國中而居乎宗族鄉黨鄰之時有與我等夷者焉今不與我齒矣有卑幼於我者焉今不與我齒矣此其醜豈直撻之於市而已哉今夫紼絻也斧鉞也寶焉者也醜則虛焉者也寶之爲用有窮而虛之爲用無窮故醜者聖人治天下之大權也今之世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聞于　朝而旌其閭者矣至于干名犯義傷風敗俗者未聞别異其衣服居處禁不與齊民齒也是民知爲善者之榮而不知爲不善者之醜也此刑罰之所以日繁而奸宄之所以不息歟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

爲人後者不入是亦醜之之意也後世若蔡興宗之於王道隆江斅之於紀僧眞其有變相之遺風乎是故紼纚也斧鉞也朝廷之辱也不在其位不得議也至於醜則士大夫與有責矣

左氏春秋傳以成敗論人說

天道有時而變聖人必言其常所以杜人僥倖之心而使善者有所慕惡者有所懼也今夫以孔子之聖而逐於魯厄於宋菜色於陳蔡晉之六卿魯之三家其材不足爲孔氏之僕隸而執國之大柄然而孔子作春秋微其文約其詞於當時諸侯大夫之罪未嘗斥言之也夫

使當時諸侯大夫之罪而皆著於後世則人將以天道爲疑天道不信于天下而天下之亂從此起矣左氏因春秋而作傳蓋深得聖人之意者也是故于齊之陳氏晉之韓魏趙氏皆著其所以興小而江黃大而陳蔡諸國皆著其所以亡其興也以爲是固足以得之也其亡也以爲是固足以失之也世之讀其書者因以成敗論人爲左氏病嗚呼使左氏不以成敗論人而務得其實則可免於後世之譏然其爲天下禍且愈以烈夫人知國之可以無罪滅也則大國日以肆小國日以偷夫人知爲人臣者猶得其權即可以取其國而代之也則國

之彊臣人人以操莽爲可爲而亂臣賊子接踵於世矣何者以天道爲不足信其弊固必至於此也左氏之後稱良史者莫如太史公太史公之書不以成敗論人者也故其爲伯夷傳於顏子之夭盜跖之善終反復太息三致意焉夫若此者皆聖人所未言也豈聖人所見固不及此歟存而不論論而不議正聖人之善存天道也自太史公始言之而後世嘵嘵無已時矣今夫項羽幾霸不得天下固宜而垓下之敗自謂天亡我至今悲之李廣無功其不得侯又何足道而至今以爲數奇雖大儒如韓退之猶感田横義高能得死士過其墓而弔焉

凡此皆太史公啓之也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左氏之書有尚德之意其聖人之徒歟

論語正名說

論語載孔子之言曰必也正名乎馬融以爲正百事之名其說是也蓋萬物之名皆不可以不正昔黃帝正名百物記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傳曰名以出義義以制禮自古聖人未有不以此爲先者吾觀王莽之世一郡之名或至五易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記每下詔書輒

繁其故名嘗時天下莫不苦其煩擾而後之作史者且書之以爲笑然後知孔子之言非迂也國之將亡於名號之間必多更易漢末改司空爲御史大夫改部刺史爲州牧又改并州郡復古九州而漢亡宋政和中以古制改易官名又改公主爲帝姬以上昊天后土徽號而宋亡是故孔子之言爲萬世法也後之儒者乃徒以亂辭爲說夫正則無不正不必以一事稱也聖人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豈屑屑焉如宋人之議濮園明人之爭大禮哉

孔門四科說

昔論語列顏閔諸人而分之爲四科諸非孔子之意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然則德行言語可分乎又曰爲政以德然則德行政事可分乎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德行文學可分乎且顏淵居德行之首而曰夫子博我以文是豈不足於文學其次爲閔子騫而夫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豈不足於言語終之以仲弓而夫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是豈不足於政事是故四科非孔子之意也自孔氏之門有四科之目而後世又妄有軒輊於其間遂爲古今學術之一變周禮曰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分師儒而二之

蓋卽德行與文學之異也此非周公之制也鄭康成曰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保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古師保之職豈以是分乎考之周初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豈周公不長於六藝而召公不優於德行乎相沿以至後世而儒林與文苑分矣道學與儒林又分矣後之學者喜其名之尊而託焉彼固謂若於聖門得列於德行之科矣而不知與齊梁之士彫琢字句以爲文學者蓋無以異焉何也其無貫一也夫人各有能不能孔氏之徒各有所長固無足怪然分爲四科而以德行冠之使後世空疎不學之徒得而託焉則於學術

之盛衰人材之升降所繫甚大是不可以不辯故曰四科非孔子之意也

蜀漢非正統說

以正統予蜀者朱子之失也自陳壽三國志之後皆以魏爲正統習鑿齒生東晉之時掀爲帝蜀之說而溫公通鑑仍以魏爲正統固知其說之不足據矣至朱子作綱目乃始黜魏而帝蜀嗚呼正統者天下之公非可以私意予奪其間當是時中原之地已盡入於魏安見夫天下之統不在中原之魏而反在區區一州之蜀歟先主於漢無論其昭穆無考不得以光武比卽使其果爲

漢裔而漢自桓靈失道自絕於天天命不常豈一姓所得而私哉先主崎嶇畢世不能爭尺寸於中原孔明繼之亦無所濟天之棄漢已可知矣而作史者乃欲於千百年後追而予之不亦誣乎且夫漢有天下四百餘年當時臣子或不忍其遽亡而冀幸其少延於蜀此固仁人誼士之用心而亦君子之所許也是故晉既亡矣而韓延之之徒不忘晉唐既亡矣而孫郃韓偓之徒不忘唐君子未始不哀其遇而悲其志然而此一二人之私也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奈何徇一二人之私而廢天下之公乎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天實主之亦豈儒者

所能倣彼以與此乎故曰以正統予蜀者朱子之失也

或曰春秋傳公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子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昭公九年陳火公羊子曰存陳也然則聖人之重絕人國例如此今子之說無乃非春秋之義乎曰陳滅於楚不久而復此可以例西漢之中絕而不可以例東漢之亡是故王莽與朱溫均之篡也漢能復興則王莽不得成其爲新唐不復興則朱溫得成其爲梁使昭烈而能爲光武以之黜魏可也若夫據一州之地而欲竊天下之統君子不許也且春秋之存遂非存遂也當是時遂旣亡矣而遂之遺民不忍其亡

殲齊之戍者以報故主之怨雖不足以復國亦仁者所哀矜焉是故春秋書之以勸後世之為人臣子者綱目於宋元嘉四年書晉處士陶潛卒晉以為得春秋存遂之意而豈所以論天下之統乎故曰以正統予蜀者朱子之失也

十二支說

古者用干而不用支郊之辛也社之甲也外事用剛日則甲丙之屬也內事用柔日則乙丁之屬也易有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春秋有上辛季辛禮有上丁仲丁皆干也月令言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

曰壬癸而不及十二支然則古人不以十二支配五行明矣其不以十二支配五行何也曰十二支無土也世以辰爲春季之土未爲夏季之土戌爲秋季之土丑爲冬季之土夫土位乎中央者也今寄王四時而各居其末則爲四時之餘氣矣且土寄王四時各十八日故合之爲七十二日五行各七十二日所以無偏勝也若以辰未戌丑之月爲土則不止於七十二日若各以其月之十八日爲土所寄王之日則辰未戌丑不得爲純乎土是二者皆未合也且土王則水死丑爲土所寄王而於時則冬也水德方盛而謂其遽死乎蕙嘗論之十干

屬乎天天者太虛無物而自天以下之物其象皆見於天有木則有木星有火則有火星有土則有土星有金則有金星有水則有水星故以十干配五行於理於數無不合也若十二支屬乎地地則塊然皆土而已矣是故十二支皆土也合之爲土而分之則寅卯辰爲木巳午未爲火申酉戌爲金亥子丑爲水木也火也金也水也皆附於土者也是故十二支皆土十二支無土也古人用干而不用支以此也然則土寄王於四時如何曰土寄王於四時非寄王於四季其寄王也仍以干而不以支蓋所謂中央土其日戊己是也蓋孟仲季三月以

九十日爲率九十日之中戊日九九已日九九其大較也古之王者以此爲土所寄王之日於是衣黃衣服黃正居太廟太室以應中央土四時皆然禮家無所繫之乃繫之夏秋之交夏秋之交四時之中也合四時計之得七十二日爲土所寄王之日而五行各得七十二日矣後人讀禮不辨而疑土寄王於夏季因推之於春於秋於冬各以其季月爲土所寄王然則所謂其日戊己者何爲也哉蓋土無正位非戊己之日則無所寄故特着之曰其日戊己彼木火金水各王一時固不繫乎日也而亦書其日者以配中央土之文耳夫土寄王於戊己之

日經有明文世儒不知其義而以辰未戌丑之月當之其失已甚故自土寄王之義明而十二支無土之說益信

鬼說

生而不知樂其生死而不知畏其死者草木是也禽獸則不然其生也樂之其死也畏之樂其生而不知所以養生畏其死而不知所以避死者禽獸是也人則不然凡可以養生者無不爲凡可以避死者亦無不爲由是言之禽獸靈于草木者也人靈於禽獸者也是故草木生而無知禽獸生而有知死而無知人生而有知死而

有餘知夫死而有餘知所謂鬼也是故萬物無鬼而人有鬼人之生有盡時人之死而爲鬼亦有盡時或一二年而泯矣或十數年或數十年而泯矣世無百年之人則亦無百年之鬼也且書傳言鬼神者往往出于衰亂之世是何也衰亂之世人之不得遂其生者多矣或死於水火或死於盜賊或死於疫癘此皆未盡其所受以生之氣而忽然以死者也今有人氣血彊盛無纖芥之疾而適遇盜賊之變聲未絕而脰已斷此斯須之間豈能泯焉澌滅若蟣虱之斃於爪甲蚊虻之碎於指掌故其有鬼也必矣若夫治平之世人人得終其天年至於

死而所受之生氣已盡又何鬼之有即有鬼亦不能著靈怪爲祟禍矣是故治世之鬼少亂世之鬼多治世之鬼弱亂世之鬼彊

神說

有鬼焉因而有神今夫人之生也不能無爭奪賊害焉則必擇人之賢且才者以治之其死也其遂能如尊盧赫胥之世乎亦不能無爭奪賊害焉則必擇鬼之賢且才者以治之既擇鬼之賢且才者以治之則必爲之名以異之於是命之曰䰠說文解字曰䰠鬼之神者也是其物也至於神則天神也後人因䰠神同音借神以爲

仙而天神與人鬼之仙始無別矣今人或死而復蘇見所謂神者率皆人間官長也然則生而為官長者死或即為神矣世無百年之人則亦無百年之鬼無百年之鬼則亦無百年之神然而神或久而不泯何也蓋其生也得氣獨厚異乎常人故其死也餘氣亦厚異乎常鬼以人言之若古稱彭祖後世稱李八百是也以神言之若前代所祭城陽景王蔣子文近代所奉關壯繆是也以世有久而不死之人知亦有久而不泯之神也以人之不死者卒無不死知神之不泯者終無不泯也是以城陽景王蔣子文今世無聞焉自夏以上祀柱為稷自

商以來祀棄爲稷蓋柱之神黜矣此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也且世俗立一神祠必有靈鬼附之非必即其所奉之神也何以知之如城隍者地祇之類非人鬼也而世人或見城隍神者服　本朝之衣冠　本朝之述誥非有靈鬼以附之乎然則若城隍景王將子文之流若靈與爲禍福或亦此類矣夫天不加高也地不加厚也人則日益多也人多則鬼多鬼多則神多不惟治鬼也且以治人胥天下而聽之神嗚呼神哉神哉

經義雜說

唐虞以前不知凡幾千百年矣而禮樂猶未興制度猶

未備然則聖人之於天下何若且因循如是邪及讀易
屯蒙之後繼之以需乃釋然曰聖人固有所待也使天
下之人猶巢營窟猶足以為居處茹毛飲血猶足以為
飲食則聖人不亟亟焉舍其舊而謀其新嚮而生固天
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吾不忍為也
而生將其有得乎需之義者邪
大畜乾在內得天者也可以有為而外卦為艮是可以
有為而不得有為也豈非時為之乎故曰大畜時也无
妄乾在外天已去之矣不可以有為而內卦為震是不
可以有為而欲有為也災必逮夫身矣故曰无妄災也

君子之於大畜也修德以待時君子之於无妄也守正以免災

人情於安樂之中惟恐其不能久而於患難之中惟恐其久聖人於豫之六三曰遲有悔戒人之溺也於困之九三曰徐有說欲人之安也

豐上六曰三歲不覿困初六亦曰三歲不覿豐之極困之始矣

困而即求出非行乎患難之道也故困九二曰征凶困而不求出又非生於憂患之道也故困上六曰征吉

夫洪水之患自生民始矣蓋自有天地而即有水女媧

氏之世已有水患而栗陸氏亦嘗疏導泉原伏羲氏六佐陽侯主江海少昊氏四子修與熙相繼爲水正蓋世有洮溢衝突之憂亦世有防禦修理之事當堯之時天下大治固已水患漸去而水利漸興其云洚水警余正孟子所謂猶未平耳非自堯始也世以堯湯水旱爲言未得其實

吾讀書而知夏后氏之德之遠也武王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商先王之遺澤微矣至湯之伐桀雖亳之民有不樂焉故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

女罔有攸赦嗚呼誘之以利脅之以威豈如周人之歌舞以從事乎桀奔南巢巢之人遂奉以為若繼天之後疑又奉其子孫是故武王克商以旅巢之命命巢伯謂之旅者其亦以先代之後而賓之邪盡禹有大功於天下而享國又不如商之久故桀雖無道而人不忍其亡仲虺之誥所以作也若曰釋其君之惡云爾則仲虺之愛其君亦陋矣

微子之篇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又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法令之不行乃至於此雖欲不亡得乎論者謂殷道尚嚴而不知其亡也乃

失之寬是何也嚴極則反寬矣昔漢武帝作沈命法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下事固有以密而反失之者殷之末造或亦類此歟

世之攻古文尚書者皆知泰誓之僞矣然其中有大謬於聖人者或未之知也夫牧野之事武王之不幸也此何如事而必以累文王哉今乃曰吾文考罔將爲之吾受命於文考者也此非武王之言也且夫文王豈有意

於取商哉非特文王雖武王亦豈必欲取商哉向使周師未出而紂先自斃武王必不因其喪而伐之也紂死而所立者賢武王北面而事之必不以失天下爲惜也時哉弗可失斯言也何不仁之甚哉范蠡勸句踐勿與吳平張良勸高祖追擊項羽羊祜杜預之徒勸晉武早定江南皆此意也武王爲天下除殘亂非爭天下也何爲而言此此亦非武王之言也孟子曰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孟子此言特以勸當時之君使知王政之可行而已矣若以武王

言之則是桀紂之將亡而亟之惟恐不及雖以爲無利天下之心吾不信也夫吳公子光之刺王僚也曰此時也弗可失蒯徹之說淮陰侯反漢也曰時乎時乎不再來斯言也豈宜出之武王之口哉然則泰誓之僞即此可見若徒推求於字句之間抑末矣

洪範五福曰壽曰富曰康甯曰考終命此其爲福人所知也曰攸好德此其爲福人所不知也夫好德而謂之福何也曰此乃福之自己求者也其外四者則皆不可必也謂壽可必乎顏淵夭矣謂富可必乎夷齊餓矣謂康甯可必乎孔子厄於陳蔡矣謂考終命可必乎龍逄

比干不得其死矣而德則所得於己者也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何必富朝聞道夕死可矣何必壽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何必康甯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何必考終命是故君子坦蕩蕩惟有德也小人長戚戚惟無德也夫終身坦然無戚戚之爲福莫大於此矣此攸好德所以列於五福也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文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夫人

相與飲酒而執殺之商鞅韓非之所不爲而成王周公爲之乎至於殷之迪諸臣惟工始旣從君於昏又不知自悛而仍湎于酒此宜法之所不宥而反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槪而失宜孰甚於此吾意此必傳之者倒其文也厥或告曰羣飲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女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誥一眚災一怙終也其下云丕蠲乃事時同于殺正承予其殺而言若如今所傳則勿庸殺之之後乃有時同于殺之文而文義不倫矣

穆王之作呂刑也五刑之疑而皆使之贖殆周之弊政

歟曰非也人之罪固有可疑者不使之蹈何以處之或曰罪疑惟輕古之制也而亦有不可者今使疑於大辟則降而宮疑於宮疑於剕則降而剕而劓而墨是人也一犯疑似之迹而終身不得為完人仁者之所不忍也或又謂寬典流宥五刑固所以處夫入於五刑而情可疑者然人情重去其鄉固有願罰而不願流者矣穆王此書豈非仁者之用心歟孔子所以有取也若其詞之哀矜惻怛猶末也

春秋始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魯史豈止此哉孔子非史官不必備也詩始關雎終殷武詩豈止此哉孔子

非樂官不必備也其後禮廢樂缺而詩亦亡惟此三百十一篇孔氏門人世守之以不至泯滅司馬子長生於漢世見詩之存者止此也於是有孔子刪詩之說吾謂孔子於詩錄其善者而未嘗刪其不善者但可云詩三百篇因夫子所錄而存不可云詩三千篇因夫子所刪而亡

甚矣夫詩之不易解也且如習習谷風一篇婦人見棄於夫而作然此婦所以見棄之故誰知之哉今欲釋其詩豈獨當知其見棄之故且必周知其平日家庭瑣屑之事而後詩中之意可知也此不惟今人不知雖孔子

當日未必知也然則詩中之意獨此婦與其夫知之耳夫禮雖亡缺其存者固可考易之所言者理數也猶可推測而知春秋之事具於三傳知其事即可求其旨矣詩人之意吾何從而測之哉甚矣夫詩之不易解也

野有死麕之詩曰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將仲子兮之詩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二詩辭意正同皆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朱文公於將仲子兮即不用序說亦何至以爲淫奔之詩哉使此詩幸而得列於二南朱子亦必曰其凜然不可犯之意可見矣

山樞之詩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夫其身雖死其子孫

固在也豈其衣裳鐘鼓遺屬之他人哉然則他人者正指其子孫而言古聖人於鐘鼎銘詞莫不曰子子孫孫永寶用今乃以他人外之其意遠矣自後莊列之徒出以天地爲逆旅以形骸爲外物況於子孫乎然而其旨則已見於三百篇矣

惡惡如巷伯蓋取其惡惡之中而不失忠厚之意也詩中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若曰彼之譖人不知何人爲之謀非其本心也所以寬之者至矣

瓠葉之詩乃傷世亂民貧不能如禮也國之將興財力充裕吾於魚麗諸篇見之及其亡也物力雕敝萬事苟

簡而已吾於狐裘一篇見之

桑柔之詩有滅我立王之語或疑為共和之詩吾以為東遷時之詩也其時諸侯奉太子宜臼為王而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作此詩者其攜王之臣歟宜臼以母廢奔申居申七年而申侯以犬戎入然則滅我立王即指驪山之變降此蟊賊謂犬戎也誰生厲階斥宜臼也維此惠君美攜王也考慎其相謂虢公也維彼不順自有肺腸言宜臼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眞非人心也詩中多以彼此為言此者攜王彼者宜臼也王子朝之告諸侯也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以攜王為奸命

此乃臣子之辭非正論也當日犬戎之禍宜臼繼不討誅亦當從春秋趙盾許止之例無所逃罪矣虢公之立余臣雖仗義之舉未可以成敗論也孔子錄此詩於雅其旨微矣

禮之不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吾觀曲禮一篇無非戒人之不近人情耳並坐不橫肱共飯不澤手毋踐屨毋踖席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弗遂將上堂聲必揚君子欠申侍坐者請出矣如此之類其於人情委曲周到學者能留意於此馴而至於動容周旋中禮不難矣若其繁文曲節古今不能通行者皆禮之末也

非其至者也

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是故後人之所爲有足補古人所未及者未可是古而非今也古者大夫士無不有廟至後世廟廢而墓祭興焉夫舉親之遺體而委之野乃歸焉而隆其堂闈焉而深其室曰吾親之神在是無乃舍其所可知而求其所不可知乎知鬼神之情狀者莫如聖人孔子之論鬼神也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由是言之墓祭雖非古孔子復生亦所不廢也古者祭必有尸至後世尸廢而圖像興焉夫祭之立尸孫而以祖奉之人而

以鬼事之近於戲矣自楚辭有像設君室之文而後世子孫之於祖父無不圖其像而藏焉唐制於別殿安置祖宗御容每日具服朝謁雖於古禮無徵然子孫而不覩祖父之像則何以云如見所祭乎是二者皆足補古人所未及也

儀禮十七篇而射居二焉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先王之世所以士兼文武也記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焉蓋聖人以弧矢威天下故欲人人習之而以禮樂爲之飾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類是也若夫樵夫笑危冠之飾輿臺恥短後之服此則後人高論而

非先王之教矣明初取士之制中式者復以五事試之而首以騎射厥後此制廢而專以括帖取士於造就人材之道或猶未盡乎

周官之書非周公所作也意周室既衰之後有志之士慼王者之不作禮樂崩壞刑政紊亂乃因周制而損益之以成此書亦欲成一代之制為後世之法故與周制頗有不合即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之名亦非周制也孟子論周禮不及此書豈大儒如孟子未之見乎固知非周公之書矣

禮云勞毋袒暑毋褰裳此可知袒之為不敬孟子袒裼

裸裎亦是極言其不敬耳而內則又云非有敬事不敢袒裼遂有以袒裼為敬者吾謂袒裼自是大不敬之事而有時不得已用之至敬之地祭禮君肉袒親割夫親割非肉袒不可也束帶佩玉而割其可乎若非親割必不敢袒此即非有敬事不敢袒裼之謂也

子卯之忌在漢世有三說鄭司農注春秋以為五行子卯自刑此一說也鄭康成注禮何休注公羊傳並云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亡又一說也翼奉傳曰子為貪狼卯為陰賊又一說也夫紂以甲子亡有尚書可證至桀以乙卯亡經無明文賈孔之疏皆據商頌昆吾夏桀一

語謂夏桀與昆吾同日誅而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宏曰是昆吾稔之日也遂謂桀亦以乙卯亡然則萇宏何不云桀亡之日而云昆吾稔乎呂氏春秋簡選篇曰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推移大犧登自鳴條入巢門遂有夏是桀之亡以戊子非以乙卯也古事茫昧不可推知而桀以乙卯亡之說終無依據且經文但言子卯無言甲子乙卯者鄭司農之注與少君之說或未可廢乎

春秋詳略之閒各有其義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桓十七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侯則皆侯也人則皆人也

故一書來朝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一則伯也一則侯也故兩書來朝詳略之間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歟

春秋詞簡而意明如鄭忽突之爭國也春秋於忽書鄭世子於突書鄭伯聖人之意若曰當有鄭國者忽也終有鄭國者突也而鄭事定矣子儀子亹之事不見於經蓋有所不足書也

鄫季姬之事傳者異辭吾意季姬必已許鄫子而未嫁者也公怒鄫子之不朝而中絕其婚季姬不肯改適故爲防之遇而使來朝於是鄫子感季姬之義來朝於魯

僖公嘉季姬之節卒歸之鄫夫未嫁之女而與夫遇非禮也雖然權也春秋詳書其事蓋善之也如謂僖公愛女聽其擇配固非人情即謂歸甯見止是慝所而執女亦非人情且季姬於何年始歸鄫不見於經何也春秋所書僖女既嫁則繫以國季姬已歸鄫而不書鄫又何也

齊桓夫人三皆無子而庶子之中獨公子無虧長則無虧之立正也宋襄欲圖諸侯而糾諸侯之未能忘齊桓是故納孝公蓋孝公立則德宋必甚必不與宋爭諸侯矣左氏謂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此宋襄所以

救諸侯也春秋書師救齊狄救齊穀梁子曰善救齊也
救之者皆是則伐齊而納孝公者非矣

春秋亡國之君不再見於經有宗廟焉有社稷焉而不
能守而又不能死是國不足復見之於經矣且既去國
則一匹夫耳不得復謂之某公也是故桓五年書州公
如曹其明年來朝則不復書州公或以爲省文聖人作
春秋爲萬世法豈省此兩字哉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書出而昭二十二年王猛
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不書出蓋皇與狄泉
皆周地而襄王居鄭則出乎王畿之外矣故書出也必

謂天子無出書出則爲貶者非也王朝之臣亦然自王朝而出奔自宜書出襄十三年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皆不書出者二子爲亂春秋盡絕之于周若曰非周之臣子也成十二年周公奔晉周公懟王固有罪矣而未至如二子之甚故書出必謂自周無出書出則爲貶者亦非也

晉納捷菑于邾經不曰弗果納而曰弗克納則知聖人之意矣邾也非晉也春秋之世小國畏大國如虎有出其君以說者衛成公是也有弒其君以說者齊非公悼公是也況貜且未成爲君晉欲納捷菑則貜且雖長

若之何乃能拒而弗受邾雖小國有人焉春秋書弗克
納其子邾人也深矣

伯姬歸宋三國媵之蓋前此衛女適諸侯皆小國如紀如郜如杞如鄒大國固不屑來媵卽魯亦未必聞於諸侯獨伯姬歸宋宋大國也諸侯所以來媵耳謂因伯姬之賢而錄之非也

通都大邑得以名通則不繫以國如楚丘不書衛下陽不書虢是也若小邑不得以名通則但書其國而不書其地如盟于宋會于曹必有所在之地然其地小名亦不箸若書之史鏡將使後世不知其所在故以國書之

後儒說春秋謂不地者即於其都也盟會猶或有之若戰于其都恐無是理也

汶陽之田非魯故地也成二年書取汶陽田八年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夫魯得之于齊曰取齊得之于魯曰歸則汶陽之爲齊田明矣蓋鞌之役晉人使齊人歸以謝魯耳觀魯衛之言曰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寶乃齊所以賂晉則地亦齊所以賂魯衛矣賓媚人所謂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也

楚不書葬魯不往會也若謂以稱王之故則楚自稱王春秋自書公如楚之公子自楚言之則曰王子自春秋

書之則曰公子奚不可乎雖然康王之喪襄公在楚而亦不書何也蓋諸侯而親送葬非禮也是故晉景公之葬公在晉則不書葬晉景公楚康王之葬公在楚則不書葬楚康王

春秋於諸侯之卒或名或不名訃辭異也古者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諱凡以名訃者卒哭之前來訃也不以名訃者卒哭之後來訃也訃有遲速何也春秋之世不能盡與古合且如五月而葬禮也而經之所書或過或不及葬且有遲速況訃乎夫卒哭之後來訃則已葬矣魯不及往會矣故隱八年宿男卒莊三十一年薛伯

卒僖二十三年杞子卒宣九年滕子卒皆不名而皆不書葬則以卒哭後來訃可知也諸國皆弱小或其孤不敢以先君之葬煩大國之往會故遲至卒哭後始訃歟獨秦不然秦景公哀公惠公會皆往會其葬而其卒不名豈秦俗尊君求卒哭而先諱歟

說篇二